

母校把我领进了土壤学的门

彭新华

记得家里有几块稻田在龙厘冲，坐落在山谷里，前往那里需要途经一片草地。人走在上面会像荡秋千一样摇摆。当地老农常说那片草地人一旦陷下去可能上不来，吓得我每路过去都提心吊胆。稻田中间有几处冒泉水，四周土壤呈灰白色，有的地方还长成成年人的腰部。这些稻田的水温低，作物长势差，产量低，与家门口的水稻田形成鲜明对比。困惑的我常被这种“无法解释”的现象吸引，困惑又新奇。这便是我与土壤最初的相识，是自幼年在泥土上“摸爬滚打”出来的天然情感。1997年9月，我在一个在县中学教了两年地理的老师，机缘巧合成为湖南农大资源学院(当时为资源与环境学院)的研究生，开始了另一段与土壤并行的旅程。

“龙厘冲的稻田为潜育型水稻土，家门口的称为潜育型水稻土，这是两块地的本质差异”，在湖南农大的学习教会我“用科学知识解释田间现象”，印刷于纸张上的字句便有了灵气，激发了我的兴趣。当年，我的硕士导师为李元沅教授，实际指导硕士论文的是张培瑜教授。虽说我是湖南的农村伢子，但是土壤学基础知识薄弱，硕士人学伊始，张老师要求我的硕士论文写本科化，打牢土壤学基础。现在，我对自己的学生也是一样的要求，基础薄弱不可怕，硕士阶段从开头学起也不算晚。在硕士期间，李老师和张培瑜老师带我到田间土壤剖面。记得张老师带我到校园南面的浏阳河岸边挖土，指导我观察土壤剖面的差异。我发现浏阳河越远，土壤剖面中沙土层就越薄，铁锰结核越多。我还记得张老师曾带我们去井冈山山地土壤垂直分布带。那

会几年马慢，实习队伍坐大巴从长沙途经我的家乡茶陵到达炎陵县，在炎陵县住一晚后第二天再经过漫长的盘山公路，最终抵达坐落在山间的大院农场。次日清晨，我们从大院农场出发，沿着山路小径行走，据说毛主席当年也如此走过并在当地开展革命。顿时，我们感受到毛主席的脚步开展土壤调查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。不过半日，我们便来到江西瑞昌高山草甸土，一路云雾缭绕，如诗如画。这次实习所采的土壤，成为我硕士论文“研究山地土壤有机质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”的一部分。实习之余，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院农场的一种个头如鸡蛋大小的脆梨，说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高山梨，这放到现在也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但在当时我们只能买几个尝尝鲜。

在湖南农大的3年，我努力自学了一些土壤学知识，但是有两门课程非常重要且难以自学弄懂。一门是刘国强教授教的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。当时刘教授担任学校党委书记，行政事务很忙，但是每次都是认真地给我们上课，从不迟到缺课。这门课让我明白田间试验设计中随机分布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，二者决定了数据的科学性和说服力。我现在还记得刘教授是如何一步步推导多重比较，将一个公式有条不紊地写满整个黑板的。现在却不用如此，用统计软件傻瓜式点击就完成了分析，但少有学生明白其中的原理。另外一门是黄自为老师教的土壤农化分析学。这对于本科没有接触过实验的我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。黄老师不苟言笑地一边讲解实验操作技能，一边边讲实验原理的样子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后来，为了进一步锻炼自己的实验操作能力，我利用寒暑假、周末等时间跟黄运湘老师做了许多实验，

在实操中掌握了不少仪器和分析方法。所以我常说做学问就要去田间地头，进实验室，一切都是“实践出真知”，这便是我在湖南农大养成的习惯。

在湖南农大的3年，我除了收获很多土壤学知识外，还与学院的许多老师成了朋友。我经常与张培瑜老师一起打篮球。他擦板球很厉害，基本上投一个准。我记得学校组织职工篮球比赛，办公室主任刘鹏老师邀请我代表学院职工队参加比赛。老师们经常邀请我们学生去他们家打打扑克，改善伙食。在胡瑞枝老师家，饭后还会来几曲卡拉OK。我也清楚地记得胡老师蔡燕飞带我去她导师家正平老师家，袁老师的爱人肖永兰老师做得一手好菜。

在湖南农大的3年，我重新认识了土壤，了解土壤，研究土壤。土壤，并不仅仅是儿时踩在脚下的土地，而作为一门学科，研究农业的资源与利用。在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，从课堂到野外，我都踏踏实实实地学。这为我后面进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深造，直至如今在土壤学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毕业已有20余载，母校“朴诚、奋勉、求实、创新”的校训一直激励着我在科研道路上理论联系实际，不断追求创新，把论文写在大地。非常感谢母校的培养！祝愿湖南农业大学不断强大！祝愿资源学院蒸蒸日上！

作者系1997级土壤专业硕士研究生，现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。

湘农心语

不忘犹壮气节 接续丰功伟业

水产学院 王睿宇

清明，我们在微雨中度春，在落花下望春。踏青插柳，是呼唤绿意的节气；扫墓祭奠，是缅怀英烈的传统。

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祭扫首先要到扫墓园，然后进行祭祀。古人认为，祭祀一是寄托哀思，二是与先人相感。不同于传统祭扫的流程严苛，中华英烈网上的纪念祭扫则在远赴南方求学的我，也能思忆家乡的英烈。

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”在中小学课本里，我了解到刘胡兰年轻而英勇，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；董存瑞舍身炸碉堡，换取国家解放；邱少云烈火焚烧不动身，心念战胜牺牲性。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后的新一代青年，将永远铭记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的英烈们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。

家乡山东发生的英烈故事，唤起了我缅怀英烈气节与接续精神发展的渴望。铭记历史，我细看山东大地上英烈们的照片，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，透过黑白的影像，也想一窥烈士的事迹。潍县战役以其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华东战场上第一场城市攻坚战，也是华东军民在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。解放战争用生命书写了忠诚和牺牲的篇章，英灵永存，碑石上镌刻的，是烈士们用鲜血记录的壮烈诗篇。1948年春，解放军山东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，攻克济南，青岛之役，出其不意，歼八万大军直逼潍县城下。潍县乃千年古邑，向为兵家所重。城分东西，隔河相望，势如犄角。将奋勇，土争先，前仆后继，视死如归。潍县一役，共毙伤守军一万九千人，俘二万六千人，解放军亦伤亡八千余人。激战一月，摧重兵，拔坚城，毛泽东主席誉为攻坚战之范例。将士英武，力克强敌，打通胶济线，连接胶东、渤海、鲁中三地区，以光复国而告捷。

英烈，长眠于潍县大地，气节，永存于中华大地。悠悠七十余载，满目疮痍之古城早已涅槃新生，“惟有古贤杰，身去留其神，或文或缺发，或英烈炳燿。”

泰山之上石上镌刻着故人的丰功伟业，福先烈，更励今人。吾辈何以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？先予清明细雨，观英烈伟绩，再体英烈气节，承民族精神，方可展中华民族新风貌。

青团

商学院 姚锦秋

抓一把艾叶，放入经年的石臼，再放入一把热气的糯米水，用一把木槌，将青与白捣碎，融合沁人的清香便充满了鼻尖。这时，妇人们会端来切成了状的笋、香菇、猪肉，揪一团团青色的糯米，将拌好的馅料包入其中，再揪一团充满岁月痕迹的模具。一个圆形的青团就做好了。在一旁眼巴巴看着的孩子们此刻会拥在空中挥臂、讨要、争抢着，想吃那一口热腾腾的青团。

青团的重点在于春天，春天的艾草，春天的嫩笋和春天漫长的阴雨催生出来的蘑菇。所以当每当我吃到温热的青团时，艾草的芳香，鲜笋的爽口，蘑菇的鲜美，这些舌与鼻的交互，就会使我忆起江南的熏蒸春风。

在江南地区，更确切一些，是浙西和赣东地

区，每逢清明，都会有做青团、吃青团的习俗。

制作青团的过程，是大人门走亲访友，团结邻里的好时辰，也是小孩们呼朋唤友，上山下河游玩的好时光。小孩们“遵”父母长辈的“旨意”，采来艾叶嚼，上山挖笋啦，总之都是很有趣的事情。这些小小的差事往往使孩子们兴奋不已。单说“挖笋”这一项就足够有趣。

春天的梅雨季节，淅淅沥沥且连绵不断的雨使四周的山头都裹上一层云雾。穿着雨靴的小朋友们经父母们的再三叮嘱跟一个大朋友或长辈，拿着小锄头，上山挖笋。在上山的过程中，小伙伴们会反复提醒有蛇出没。他们通常会走到半山腰，雾气缭绕的半山腰。这并不是因为只有半山腰才有竹子，事实上，这整座小山山坡上的全都是竹子。只是靠近山脚马路的笋都是被走过的有心人挑剩下的，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。那半

山坡上缭绕着的雾气，总会让我想起西游记中仙境缭绕的天庭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会积极扮演七仙女，将装扮好的篮子当做装蟠桃的，在翠绿的竹林间嬉笑打闹。一边打圈，一边用小锄头挖，力气大的孩子直接用脚，将竹笋或撬，或挖，或掰地弄断，放入小篮子或塑料袋。孩子们一点也不觉得累，他们只觉得好玩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孩们常常沾沾花惹草，这拨一拨狗尾巴草含在嘴里，那那一只映山红别在发间，蹦蹦跳跳的，充满了欢乐。

青团必须要吃热的，因为在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一切都是湿漉漉的，潮潮的，冷冷的。一口热腾腾的青团在这种天气带来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。而凉掉的青团大人们通常会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。从前每次我吃从冰箱里拿出来加热的青团时，总觉得少了份味道。现在想想，是少了一份烟火气，一份热闹。

许多年就这样一闪而过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离青团越来越远，和青团一样翠绿的竹林消失了一一起做青团的邻里们消失了，叽叽喳喳的小孩们消失了，我也早已不在原地。虽然如今我已离家千里，但当我在陌生的城市吃到那一份热腾腾的青团后，我的心仍然会发出久违的颤动，清新的春意会将我包裹。我知道，那是属于童年的味道，属于家的味道。

爷爷和春天

经济学院 刘蔚林

不来，刘仁义不说话，他一辈子不喜欢说话。这天，专家走后六点多，刘仁义拿上锄头走到玉米茬子里，雨靴也来不及脱掉，一直干到黑夜慢慢草了个整个村子，回去的时候，露水已经凉透了。此后的日子里，凡是专家队来的期间，刘仁义都是这样，白天跑山头，晚上跨露水。

当退耕还林进入自然化阶段，刘仁义买下了一头牛。奶奶以为他要开始好好干家里的农活时，刘仁义赶着牛车一天去一次退耕还林刚平整上的小树苗地里，从河里挑几桶水架在平板车上，吃着牛摇摇晃晃地往村子的尽头去去了。“我们家那棵桐树，豆大一点的地，用得着你跑五六回吗？”刘仁义解释，他只是去照看自己的小树苗，奶奶自然是不相信的，又怕他有钱就欺负身体，两个人就赶着牛车，隔三天差五天的去浇小树苗，于是渐渐地，大家都认为这是刘仁义分内的事情了。

十几个春天过去了，那些小树苗愈来愈高，从没刘仁义脚够高到现在抬头已经看不到树梢了，奶奶说：“他的任务从专家走了之后就完成了，就是个给专家们带路跑腿的活儿。”

后来问刘仁义，为什么对那些树那么上心。他说：“九几年村里建了大理石厂，开垦荒山，排出的污水都哗哗流入河里了，现在赶上好时候了，专家说这样能让村里变好，我就信，退耕还田饿不死我，出半分力也累不死我，我就愿意做，这土地，你和他亲，他就和你亲。”

如今春天又来了，刘仁义走后的第三个春天，清明去看他，西边斜坡上一簇一簇的新绿直

直地通到山谷里，绿得人心里也发亮。刘仁义的坟在东边山顶上，专门挑选了一棵老树依靠着，老树随着山顶的风摇啊摆，西边斜坡上的树苗也摇啊摆。



浏阳河·副刊

三〇三四年 第四期

于迷雾中寻求光明

—观《第二十条》有感

商学院 胡静

今年春节档电影可谓百花齐放，大咖齐上阵。春节档电影一直是观众关注的重点，在春节这一特殊期间，观众更愿意选择《飞驰人生2》和《热辣滚烫》这种喜剧的电影，而《第二十条》的题材似乎与春节档格格不入，剧组也没有进行很多的宣发，但它偏偏成为了春节档的一匹黑马。

电影分出了三条线，分别是主人公韩明儿子韩雨辰所参与的校园霸凌事件，韩明曾处理的张贵生事件以及检察院现在面临的郝秀萍一家的事。这三条故事线都是关于刑法的第二十条，即正当防卫。韩雨辰在帮助被霸凌的同学时，打伤了校主任的儿子，面临拘留；张贵生本是公交车司机，在帮助车上被骚扰的女性时，造成对方的伤害并为此坐牢；郝秀萍的丈夫在面对自己的妻子受到侵犯之后，伤害了对方。这三个事件看似没有联系，其实背后都与刑法的第二十条相关。当自己面对危险亦或是帮助别人时，对施害者造成了伤害或是死亡，这到底属于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？在张贵生坐牢之后，一切似乎已经很明

朗，我犹记得当张贵生出狱后，他仍不死心，坚持上访，想为自己求得一个公道，而韩明在劝说时，拿出了当时事发的监控，一针见血地为张贵生解释，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是正当防卫，又是从哪里变成了故意伤害。这是合理，值得人深思。张贵生最后一次上访时，突遇车祸，这也是电影的高潮。尤其是导演在此前运用了喜剧的表达，画面一转，给了观众极大的冲击，使人印象深刻。郝秀萍是一位残疾人士，女儿也患有障碍，但有得治，夫妻二人借钱只为女儿能治病，但面对债主的欺压和侮辱，郝秀萍的丈夫意外地撞了债主，而债主的家人希望郝秀萍做假证，甚至用女儿来威胁她，在绝望之下，郝秀萍选择了跳楼自杀。这是电影的另一个高潮。当面对检察官吕玲玲伸出的手时，观众都以为她会推上，被救，但她却又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。

韩雨辰对韩明提出的疑问问出我们的心声。如果当帮助别人成为一种伤害时，我们下次遇见同样的事情还会站出来吗？当善意的帮助成为了刺

影评